

# 京華傳鐸

## — 掠影北方崑曲劇院的前輩藝術家

Sketches of the Forerunners  
of Northern Kunshan School Theatre

蔡欣欣 Hsin-hsin TSAI

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是怎樣的邂逅！是哪般的賦離！讓吳歎曲韻的婉約柔媚與戈陽嗚嘶的激越粗獷，在天地颯颯的冠蓋京華中，相互睥睨對峙而又彼此水乳交融，也選出北方崑曲的一脈大雅雍容。嗚！是了！是明代魏良輔與梁辰寅等人的潛心研製，讓崑山新聲從江南水鄉到皇城宮闕都傳唱不歇，是清代南洪北孔的敘細情緣與扇底桃花，使水磨檀板從清唱度曲到艷艷作場都大放異彩，是民間戲文連綴改編的清宮大戲，讓崑戈絲竹等聲腔劇曲得以兼容並存，是宮廷致坊與民間梨園的切磋交融，使名伶輩出造就了崑亂不搖的精湛劇藝；是王府家班與直隸伶優的聚言離散，讓崑戈滲透雜揉而演化出北崑獨特的藝術風味。

的確！北方崑曲藝術除了保有南崑原有的蘇杭情韻外，更沾惹著幾分的燕趙風致，端麗纏綿的皇家格範，質樸剛勁的鄉野氣息，都將淪麗幽雅的文人情懷勾惹得更加氣韻生動。而在眾人「千呼萬喚始出來」的等待下，於一九七七年在北京陶然亭畔創建的「北方崑曲劇院」，終於繼歷年來南崑各大崑劇團的來訪後，精銳盡出正式單獨地造訪台灣寶島。北崑曾在八十九年的「跨世紀千禧菁英大匯演」中演出部份折子，帶了大批承傳自「北崑五老」前輩藝術家的看門戲，以及研習自南方傳字輩老藝人的拿手劇目，讓台灣的觀眾能同時領略「唱三嘆的含蕊蘊藉與聲地崑高氣味的豪邁草莽

說起這「北崑五老」的前輩藝術家，台灣的觀眾可能顯得陌生了些，然而無論是有拔山扛鼎雄姿的淨腳侯玉山（1893-1996），或是被讚譽為「崑曲大王」的旦腳韓世昌（1898-1976），或是以溫文儒雅著稱的生腳白雲生（1902-1972），或是兼備長靠短打功力的武生侯永奎（1912-1981），或是講究歌聲婀娜曼妙的旦腳馬祥麟（1913-1994）等，在當時俱都是叱咤風雲的顯赫名角。他們都哺育成長自河北民間的崑戈班社，從小便隨著戲班衝州撞府走南闖北，歷經過無數艱辛的路歧歲月，遍覽了悲歡離合的人生百態。這些生活真實面中的人事物，全都凝聚成爲其豐厚舞台藝術的養分，看其以取材自生活原型而又誇張美化的眼神作表，更淋漓盡致地宣洩了人物內心情感的起伏變化，相較於南崑的溫婉內斂，北崑顯得更爲活潑外放，是以舞台藝術的感染力也就格外地強烈火爆。

如以「兩刺一鬪，男鬥帶拷」，指〈刺虎〉、〈刺梁〉、〈男鬥〉、〈鬪學〉、〈佳期〉與〈拷紅〉等齣折子戲，等看家戲聞名的北崑旦角巨擘韓世昌，幼年得崑戈名伶韓子鐘與華起鳳教練功底，其後向學於王益友與侯瑞春等，由武生轉爲旦角應工，再經由吳梅與陳德霖等名家的點金琢玉，能博採衆家之長自成一格，尤擅長以細緻入微的做工描摹腳色人物的內在情感。如韓老任飾演《夢海記·男鬥》中「把袂袋扯破」的小尼姑時，能夠應用繁

複連綿的唱念作表，將小尼姑青春之：觸動引爆的情緒轉折過程，剛柔並濟層次井然地淋漓盡

（《昇凡》）的劇情在描寫小尼姑色空從小被父母送到寺中，出家為尼與黃卷青燈為伴。然而她卻不甘青春華年就此斷送，無法忘情人世間的夫妻情愛，因此衝破佛門戒律扯破袈裟下山去，是考驗日角功力的個人「獨角戲」。首先出場的【誦子】以舒緩沈寂的詔調與台步，引發出對自身遭遇的愁悶孤寂，到【山坡羊】中肇因於山下弟子的肩目傳情燃燒心火，曲中三次「由他」流露出內心的矛盾糾葛。【採茶歌】裡敲擊木魚身唱經文，不但難壓心緒反倒憑添煩躁。「恨一雙媒婆」羞美眼神的乍現，與念經時的怨對眼神恰成強烈比對，【哭皂天】將木塑泥雕的雜漢妄想為縹緲的有情兒兒，以不同部位的七種舞姿身態，配合著從含羞帶怯到焦心嗔怒的神情變化，極為細緻生動。【香奩境】裡實景虛境的對比否定，更使得憤激怨恨的怒火燃燒到最高點，是在【風吹荷葉波】中連續運用雲步、搖步與倒步等各種步伐，表現倉皇逃離山門的激動情緒，而最後的【尾聲】雖只有「但願生下一個小孩兒，卻不道是快活氣在我」的兩句曲文，但配合著其快樂單純的神情作表，的確讓我們感受到其內在的欣喜與正盼。而此次由韓老的嫡傳弟子林萍授藝，青年演員魏春榮擔綱演出的《昇凡》，嗓音甜美作表圓潤，也果真讓我們品賞到韓老「氣呵成的「火爆勁兒」。

而動若崩雲聲如裂石的崑壇名淨侯玉山，啓蒙於京南崑式名腳劉同德，在「一偷三盜」（即「偷雞」、「盜甲」、「盜杯」與「盜瓶」四齣折子戲）等武丑劇目中奠定「紮實的腰腿工夫，而後又受教於梨子花臉邵老與其他花臉名家，精通於「三州一現」（即「高唐州」、「鬧江州」、「撞幽州」與《評話兒》四齣）、「一僧四白」（「七紅八黑」等各類型的淨行本工戲，嗓音高亢雄渾工架沈穩大方，尤以「下寨一鍾馗嫁妹」的拿手戲齣博得「舌鍾馗」的美譽。「鍾馗嫁妹」的故事是敘述才學出眾的鍾馗上京趕考，卻在途中誤入陰山鬼徑，受鬼怪捉弄

而導致面容醜陋。因此雖高中得第，但被皇帝罷黜功名，一時忿恨不過自殺身亡，而卜卜垂憐鍾馗為人正直，遂敕封其為驅邪斬祟將軍負責捉拿鬼怪。由於鍾馗在生前曾將妹妹許配給好友杜平，因此他特地率領了眾鬼卒回家為妹妹完婚。北崑侯老的鍾馗扮相不同於南崑的服飾穿戴，前戴倒纓盔後著紅刺官帽，以著述其文武兼備的身分特質，而在表演上則把握人神鬼三位一體的艺术形象，出場時以水袖掩面，然後轉身施展數次的噴火特技，以展現神鬼的特異能力並外化鍾馗的滿腔怒火，這是由侯老率先創發的，而後運用手勢眼神與身段舞臺的嚴絲合縫，以及依北曲唱念吐字規範演唱的七支曲牌，凸顯鍾馗的剛烈個性與豐富情感。首先以「美像」鋪陳殘雪梅馨的春景，以烘托為妹子完婚的歸家喜悅，緊接著以「悲像」反映門庭命落的淒清，以及兄妹相見的手足情深，再以「怒像」表現黜落功名的忿恨，以說明捐軀殞命的原委，劇中並運用迅捷巧妙的椅子功，刻畫了饑餓其照面的驚懼詭異，最後則以「喜像」書寫嫁妹完婚的歡愉，在家小鬼的簇擁中火熾熱鬧地圓滿收場。此次由董紅鋼挑樑演出《鍾馗嫁妹》，因受到體型與嗓音的侷限，故無去完全再現侯老在舞臺上精氣神合一，那既威儀猙獰又嫵媚動人的物像。

曾經被冠以「表情聖手生角泰斗」封號的白雲生，自幼酷愛戲曲流連戲班，拜崑式名腳王益友為師，專攻旦腳兼習生淨丑等行當，且精通搬笛與鑽研樂理曲律。後與韓世昌搭檔合作時改飾文武小生，又向京劇耆宿程繼先拜師學藝。白老音色醇厚行腔流暢，扮相風流倜儻文質彬彬，且善於整理編串排練導演崑曲劇目，曾將往昔活躍於崑劇舞台上的清傳奇《金不換》，借鑑吸收河北老調絲弦的特色，採借「方巾丑」的表演程式來呈現「窮半」姚英的窮酸像。《金不換》的內容是鋪寫富家子弟姚英生性浪蕩揮霍，不但將祖產花費殆盡還將妻子典當，最後只落得流落街頭乞討為生。其妻暗中設法將家產連同自己贖回，又命家人姚勤上街尋訪，適



由北崑青年團傳授演出的侯玉山經典名作《斬顏良》。

逢姚英在走投無路意欲投河自盡之際，將之帶回在府中為奴看守府門。而後其妻又與侍女春蘭假扮夫妻，於壽誕三日命姚英侍酒當面試探，姚英悔恨前非於是夫妻和好團聚。白老將全劇整編為四段折子，「投江」出場前淒厲的叫板聲寓意蒼涼寒風雪的酷寒，而撫肩縮脖雙目呆滯的戰慄身影，活脫脫寫出浪子誤入歧途、潦倒不堪的狼狽像。「子歲」中以動靜多雜的獨腳戲形式，模擬昔日父親很鑄不成鋼的教子情景，「睹畫思情」以鞭自責為本折表演的精髓所在。「回酒」中凸顯了姚英矛盾掙扎的複雜情緒，得知主母為姚妻的難堪驚愕，目睹假鳳虛凰，姚妻與侍女春蘭「溫存纏綿的妒火上升，實質是羞愧滿面無地目容，最後的「團圓」則解開了事實真相的來龍去脈，描摹出從不知所措到欣喜若狂的動盪情緒。此次由年輕演員邵聿充在浪子回嗚「拿手換」的主角，演技清新自然，讓我們領略到白老編導演全才的劇藝功力，然而在嗓音唱腔的運用上還可再多加鍛鍊。

而身手矯健技藝精湛有著「活林沖」雅號的崑劇名武生侯永奎，自幼隨父親與叔叔在崑山班社學藝，由王益友教習小武生戲，師承庭傳授武生四臉戲，郝振基教導猴戲等，是以精通各種門類的武生戲路；後並拜在京劇大師尚和玉的門下，極有時也在崑曲演出中穿插尚派戲的表演。侯老身材魁武器宇軒昂，飾演《單刀會》中精進豁略膽識過人的關羽，言辭磅礴威儀神情肅穆莊嚴，《單刀會》為元代劇作大家關漢卿的雜劇精品，記述三國時代東吳水軍都督魯肅，計邀關羽過江赴宴，欲藉此扣押關羽以要脅劉備歸還荊州。關羽智勇雙全攜周倉單刀赴會，一路賞景江景思前憶往感嘆萬千。兩人會面後在宴席上爭辯荊州主權，關羽佯裝酒醉，持劍脅迫魯肅送至江邊全身而返。在全劇戲核的第二折《單刀會》中，以軍卒旌旗搖蕩聲響出舟行江上的情境，鑼鼓聲中彷彿傳來江水迴蕩不已的聲息。此時關羽捋鬚睜目站在船頭觀望浩淼無際的江水，一曲【新水行】詞曲萬千地傳達出單身赴會的從容豪

壯，緊接著與關平、周倉以功架造型，相構成各種不同美感的雕塑畫面，伴隨著【駢馬驄】由沈穩蒼涼到慷慨激越的曲唱，緬懷憑弔昔日的沙場驍戰，傷時長嘯人事的滄桑變化，深遠的歷史感層層重重地渲染開來。緊接著兩人會面飲酒的場面，關羽正真瀟灑的意態說詞，反倒讓魯肅變得「理不直氣不壯」，更映襯出魯肅運用心計的陰謀機巧。此次由繼宗侯老生飾的侯老翁領銜主演，聲情激越功架十足，果真讓觀眾飽覽了侯老型塑一代名將關羽的凜凜神威。

姍娜多姿能歌善舞的崑曲名旦馬祥麟，童年時便加入笑慶研社，由韓子貞、侯益隆與父親馬彩鳳等人啓蒙授藝，後勤奮自修向學，又得吳子通與黃叔傳指點，豐厚了詩文曲唱的造詣；曾向京劇名伶王雲卿與花翠蘭學習刀馬旦等技藝，曾經組織過京梆崑「下下關」的班社，是以腹笥甚廣善於萃取各種劇種菁華，於戲曲舞蹈的應用創發別有心得。其拿手的看門戲《奇蹤記·昭君出塞》，早在十二歲時便已驚驚四座，如處如訴動人哀婉的大段唱腔，宛若鴻雁翱翔恰似鳳凰展翅的舞姿，都傳神地代言了昭君懷抱琵琶遠去家國，北國和番難捨難守的依戀心情。《昭君出塞》的劇情是描寫西漢與匈奴和親，漢皇按圖遴選昭君下嫁單于，朝廷眾官員聚集於關前送別，由御弟王龍護送昭君西出陽關前往胡地。演出時首先由眾官員排開陣式歡送，昭君在宮女的簇擁下緩步出場，一曲【梧桐雨】的「別離淚連」，撥動人心引人傷懷落淚，而【山坡羊】裡眼神遠眺神情哀怨，只得說語鴻雁傳達自己思劉想漢的心語，琵琶聲入清樂曲交融為合一，絲間中參雜著幾多淒楚，指控中夾帶著些許恨意，映現出昭君楚楚動人的藝術形象，後半場換裝跨鞍行到關界，在曠野砂塵細雨紛飛中與家國咫尺天涯，運用臥魚翻身或掏翎點頭的舞蹈語彙，顯現路途的艱險難行與情緒的起伏動盪。在弦索調高下閃爍的旋律中，與馬僮翻滾跌撲的筋斗身段搭配得天衣無縫，還穿插著

王龍的科誦唱念以調劑劇情的鬆緊，緊視的舞姿空怨的曲唱，的確將昭君身處塞外北地的淒清無个粧點得越發蕭瑟。此次由馬老親授的入室弟子張毓斐擔綱主演昭君，由王寶忠飾演王龍，丁晨元飾演馬僮，可以說是珠聯璧合的組合。音樂藝員唱合到位，年輕演員功底紮實，確確實實讓觀眾深切感受到「昭君出塞」裡「唱死昭君、累死王龍、翻死馬兒」的精彩絕活。

雖然，我們都沒有機緣目睹這些前輩藝術家的舞臺風華，但是透過「北方崑曲劇院」這些中、青年優秀演員的劇藝傳承，我們也聆賞到北崑粗獷剛健、滿宮滿調的腔調曲韻，火燭活潑而又充滿生活氣息的身段作表。尤其這次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」予以贊助，將這些具有著崑高味兒的舞臺藝術影像完整地記下來，成為日後推廣教學的重要視聽教材。相信這些北崑前輩藝術家的精品傑作，將會繼續在蘭縷馨香的崑園中綻放芬華。■

#### 《註釋》

- 所謂「三會四白」與「七紅八黑」，係指昆曲傳統劇目中主要人物臉譜的身色與顏色。如「三會」指《虎囊丸》中的魯智深，《五臺山·善財》中的楊妙德與《西廂記·下卷》中的惠明，三者都是勾欄道臉可謂道服舞於高台和尚的人物。而「四白」指《棋盤亭·平陰》中的賈信士，《水滸記·下卷》中的劉唐，《琵琶記·游園》中的顏神等類，《鐵冠圖·刺虎》中的一集等四人，包臉譜都以白色為主要基調而名之。而「七紅」指《單刀會·訓子》中的關羽，《空城計·教場》中的曹操，《白蛇傳·油印》中的大判，《水滸記·大戰》中的李靖，《西遊記·孫悟空》中的牛魔王，《探母·送子》中的趙匡胤與《玉梅夢·尋母》中的紅鸞等七人，臉譜則都以紅色為主而名之。而「八黑」指的是《天下第·救母》中的鍾馗，《三記·別姬》中的道羽，《西川圖·關帳》中的張飛，《穆桂英·掛號》中的包拯，《四喜亭·功曹》中的鐵勒奴，《鬧莊園·牛戰》中的牛家，《四下西宮·牛戰》中的尉遲恭，《昭武麟話·擲磁州》中的楊七郎八人，臉譜其都是以黑為主色，故名之。
- 「印五馬」系劇班行的一種稱謂，主要指通有文化的人，其裝扮往往帶點文腐的酸氣，因為其頭戴巾巾作書生打扮而名之，而劇中角色劇小生與明中的一類，扮重書生服飾的書生，因常穿著腳拖場後跟的布鞋，故又稱為「鞋皮生」。



Education

教育采錄